

重新書寫中國古代哲學的傳統

● 蕭國鋒



陳贇：《回歸真實的存在——王船山哲學的闡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對於自己的傳統，二十世紀中國人走過了一條從激進反叛到同情理解的道路，但正如殷海光晚年所說：「對於中國的歷史、社會、文化的認知，尚是一大片未曾開拓的處女地。」陳贇先生的《回歸真實的存在——王船山哲學的闡釋》一書則為中國傳統的重新書寫開啟了一個良好的端緒。

陳書雖以王夫之哲學為選題，但並不滿足於對船山哲學的詮釋，構成其深層關注的是重新理解中國思想傳統的問題。其批判的矛頭所向，正是二十世紀形成的關於中國思想的現代正統圖像。這一圖像把宋明儒學理解為中國文化最高成就，它在現代新儒家以及陳寅恪、湯用彤、陳榮捷等人那裏，獲得了明確的表達。由於這種把宋明理學與心學作為古代思想傳統典範的「想像的圖景」，中國思想傳統或是被理解為內在心性之學，或是被理解為個體所追求的精神境界，世界與存在的深度就因此被化約為心性的深度，這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中國思想作為一種政治哲學與生活哲學的可能性。歷史地看，這種把存在的探詢奠定在心性之學的地基上的思考，在宋明得以形成，與先秦漢唐思想比較而言，它才真正意味着方向性的歧出。作者要求我們在先秦傳統與宋明傳統之間作出比較，由此而去探詢中國智慧的原初精神與形態。而對船山哲學的敘述，也正圍繞着這一點展開。

依作者之見，從先秦到宋明的思想變遷，是幽玄意識的逐步衰退。所謂幽玄意識在本體論—認識

陳贇的《回歸真實的存在》一書批判的矛頭所向，是二十世紀形成的關於中國思想的現代正統圖像。這一圖像把宋明儒學理解為中國文化最高成就。由於這種「想像的圖景」，中國思想傳統或是被理解為內在心性之學，或是被理解為個體所追求的精神境界，這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中國思想作為政治哲學與生活哲學的可能性。

先秦漢唐與宋明傳統的差異可以從人文中心語詞的差異上加以理解，前者是以「道」為中心詞的人文，後者是以「理」為中心詞的人文；在前者中，身體與行動構成了中心課題，而後者的中心問題則是心與理的關係。由此，導致了以行為中心的人文與以知為中心的人文的種種差異。

論的意義上表達的是：世界與自我總是有不可知、不可見的那一個向度，不能被清晰地意識；在倫理學一本體論的意義上，它展示的是存在的黑暗面，存在中本有的「黑暗，悲哀，有限和欠缺」。對世界的幽玄意識就是主體對自身有限性的意識。在先秦漢唐，幽玄意識把人的有限性確立為本體論的真正基礎。在對世界的理解上，老子所謂的「玄」、《周易》所謂的「陰陽」與「幽明」、揚雄的《太玄》等等，都提供了一個不可測度、未決性的世界觀與秩序觀；在認識論上，幽玄意識表現在對於「知有所止」也即人的認識限度的強烈關注；在天人關係上，幽玄意識表現在繼天、配天、參天的敘述中，其實質是主體不可能與天道合一，而是在對於天道的參與、推進中才將自身提升到人性的水平上去，換言之，參天、繼天、配天的實踐所導致的首先是人道從天道中的解放與獨立，只有在這一獨立的基礎上，才有天人之間存有連續性的話題；幽玄意識在倫理學上的表現是，性善論在先秦漢唐從來也沒有成為主流觀念，相反，對於人性的黑暗面及其轉化提升的關注，構成了真正的思考。

但是，作者在宋明思想傳統中發現的則是另一情形。先秦漢唐與宋明傳統的差異可以從人文中心語詞的差異上加以理解，前者是以「道」為中心詞的人文，後者是以「理」為中心詞的人文；在前者中，身體與行動構成了中心課題，而後者的中心問題則是心與理的關係。由此，導致了以行為中心的人文與以知為中心的人文的種種差異。在

以理為中心的人文中，產生的是那種「性即道」、「心即理」的哲學意識，它表達了這樣一種觀念，人可以完全認識、徹底體現天道，它鼓勵的是在未來某個時刻證明存在的信念，在此不難發現幽玄意識的衰退。正是後者導致了宋明人積極追求的「同天法道」的天人觀。如果說先秦繼天、繼道的天人觀的根本在於正視天與人、主體與實體的差異，並把這種差異作為天人觀的基礎，那麼，同天法道的天人觀則意在消除、泯滅這種差異，「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天與人、實體與主體的同一被視為根本性的，而任何分化都被理解為後起性的。這就導致了如下的觀念，人只有從天道實體那裏才能獲得存在的價值與意義。如此一來，實體或天道，就成為高踞在人及其世界之外的意義授予者，一切價值的創造者，說到底，它無非是形而上學的絕對本源。對於形而上學絕對本源的迷戀，成為宋明世界觀的一個總體性特點。它導致了陳亮所憂心的只在本體上求究竟、因此「百事不理」的現象。與此相應，在宋明，性善論被確定為人性論的主流觀念，它確信人性在本然的意義上是善的，個人可以憑藉自己的力量恢復這種本然的善的存在狀態。在這種對於人性的理解中，暗含着如下的觀念，人從出生的時候，就遠離了原初的存在狀態，就承擔着現實的惡，而道德修養就是從現實的不完滿復歸本然狀態。作者在此發現的是人的有限性意識的遺忘。

作者認為，在宋明傳統中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萬法歸一的形而

上學模式，在這種形而上學的框架中，在先秦本來是交互性模式的形上、形下之辨，到了宋明被放置在了主從性的邏輯中。這種形而上學的主從邏輯在宋明系統中具有一般性的意義，貴理賤氣、貴理一賤分殊、貴上賤下、貴體賤用、貴理賤慾、貴性賤情等等正是宋明思想的特徵。這種形而上學的邏輯總是把思想引向世界之外、之旁或之先的意識。

與這種形而上學意識相應的是，個人的實現與完善被放置在了單個人與絕對本源的直接關聯上。人性的生成被理解為內在於主體的絕對本源在個人身上發現與呈露的過程，而人性結構中內蘊着的這種普遍性本質又被視為人所共有的類本質。這樣，在宋明思想中，個人作為絕對本源的承載者與分有者，就擁有共同的本質。換言之，在這種形而上學的人性結構中，人人皆具的類性佔據着中心位置，而那種人與人相區分的個體性，則不可能進入宋明思想的視野。這樣，人的完善被視為類本質的實現，被放置在人禽之辨（我它之辨）而不是我你之辨的語境中。與此相應的是，一方面，個人與絕對本源發生關聯的過程被構想為主體對於絕對本源的孤獨體驗，主體返回自身的道路就成為孤獨的自律主體在自己那裏發現類性本質的過程，而事物與世界都是在自我的經驗中得以被主體構造起來的；另一方面，人的本性被作了先驗的理解，它成為絕對本源在主體身上發見的形式，於是，它的實現被構想為先驗本性的復歸。這種先驗的複性模式一再要求把時

間性與歷史性因素排除，因為後者一再地把主體導向有限性，而不是形而上學的普遍性。對前一方面起主導作用的，是那種出離世界（出世）的意識，它本質上是對人的存在的世界性維度的褫奪，而後者則意味着時間與歷史的退隱。

作者認為，先秦傳統所展現的思想方向，不能從形而上學模式來理解，在後宋明時代的語境中，可把它理解為一種後形而上學的視域。在這一視域中，成為中心問題的是「通幽明之故」，也即隱（不可見）、顯（可見）之間的溝通。隱顯之間的關涉，乃是生活世界的本性。生活就是在當下活動中與不可見者（歷史與未來）溝通的過程，這種溝通構成了人生在世的牽掛性。這樣，人性就被放置在世界性與時間性這兩個維度上。由此出發，作者對於船山哲學、對於中國思想的原初形態，作出了頗為獨特且具有相當深度的哲學詮釋。在詮釋過程中，「幽明」、「天地之間」、「時光」與「光陰」、「生命」、「生活」等等一系列漢語語詞的哲學意義得以發掘，漢語本身的深度與思想性也顯現出來。事實上，構成全書出發點的乃是隱顯與有無的區分。當漢語說「×在，×不在」時，並不是說「×『不存在』，×是『無』」，而只是說，×不在這裏，也即是在當前的隱匿。這一現象中沉澱着漢語思想的隱顯模式：不是把「在」與「不在」經驗為「有」與「無」，而是把它經驗為「隱」與「顯」。如果說，隱顯的模式把我們導向世界本身，那麼，有無的模式總是導向尋求世界之最終根據的態度，導向在世界之外、之

作者對於船山哲學、對於中國思想的原初形態，作出了頗為獨特且具有相當深度的哲學詮釋。在詮釋過程中，「幽明」、「天地之間」、「時光」、「生命」、「生活」等漢語語詞的哲學意義得以發掘，漢語本身的深度與思想性也顯現出來。事實上，構成全書出發點的乃是隱顯與有無的區分。

上或之旁的意識。作者顯然認為，有無模式在中國思想中的主題化，恰恰意味着中國原初智慧形態的退隱。作者的這一創造性的區分為中國哲學、中國思想傳統的自我理解開拓了一條嶄新的道路。

從總體上看，陳書雖是對王船山哲學的研究，但是，它似乎並不僅僅滿足於哲學史的興趣，而是試圖以哲學史的方式說哲學。二十世紀對船山哲學的解讀，以侯外廬先生為代表，其特點是在馬克思主義框架內解釋船山，其後馮契先生、蕭蓬父先生等，都遵循這一思路。而陳書則從有無之辨中，發展出一套形而上學的獨特批判，這一批判背後隱含着中國傳統的深厚資源。全書新穎別致而又富有深度，例如

謂之與之謂的區分，有無與隱顯的差異，萬法歸一與理一分殊所代表的不同趨向，同天法道與繼天繼道所代表的天人關係的不同類型，船山哲學中的時間性與世界性等等論述，都顯示了一種思想的洞察力，並把這種對於中國思想傳統的總體性把握，投射到每一個細節。所以，在讀這部著作的時候，獲得的往往不是那種清晰明快的分析快感，而是一種立體性的感受：語詞本身就是展開了的思想，而觀念與觀念之間，總是彼此洞達穿透，歷史的敘說中總是折射着現代的關懷，以至於，讀此書就如同置身於中國古典的園林建築，隔窗相望，由此而感受到整個建築不斷延展的深度。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目錄

2003年8月號、9月號

第17期 2003.8.30

- 劉練軍 評價與反思：晚清溫州維新知識群體
- 陳 鵬 甲午前夕《申報》輿論中的日俄觀
- 武增鋒、韓春英 試論梁鼎芬與張之洞的關係
- 蘇 萍 晚清民族主義性話語
- 代 迅 民粹主義與中國現代文藝思潮
- 朱崇科 「去中國性」：警醒、迷思及其他——以王潤華和黃錦樹的相關論述為中心
- 于奇智 薩特的造反理性觀(原文版本)
- 蕭 武 全球化語境下的中國憲政
- 秦鐵錚 法學家的現實主義挑戰
- 靳樹鵬 我看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遺囑
- 嚴兆軍 另一種小說傳統的變奏——從米蘭·昆德拉《雅克和他的主人》說起
- 皮學軍 學者的真實與苦澀——讀《靜如文存》品「評文紀事」

第18期 2003.9.30

- 董國強 論「問題與主義」之爭前後的李大釗思想
- 段懷清 胡適與梅光迪：分歧是怎樣成為思想障礙的？
- 梁家貴 江青：1937年底—1949年
- 林榮基 革命樣板戲《智取威虎山》的再現與文化認同
- 何立慧 樣板戲與文革政治話語
- 羅 明 李叔同文藝審美教育觀發微
- 李慶四 從SARS衝擊看中國政府的危機公關
- 劉永謀 SARS與中國知識份子
- 田湘波 關於訓政前期中國國民黨地方黨政關係問題的探討
- 張允美 理順與衝突——中國工會與黨、國家的關係
- 沈 奇 重涉：典律的生成——當前新詩問題的幾點思考
- 潘靈劍 穆旦詩歌——滴穿時間黑血
- 王金玉 《道德經》與現代文明